

◆民间艺术

月山镇的戏剧情缘

口述人：查明松 陈何来整理

怀宁县月山镇大桥村有一座古旧的四墩五孔石梁桥，坐落在缓缓流淌的广村河上，呈东西走向，联通怀宁境内从潜山到安庆的古代官道，石桥桥墩、桥面都是由长条青石堆砌而成，平直厚重、静穆古朴。传说之前也有古桥，因设计不够科学，常被洪水冲毁，影响通行，人们苦不堪言。到唐朝中期，有云游高僧借宿附近牛神庙，看到断桥惨状，主动为乡民解忧，高僧实地查看后，给出了综合考虑地形地貌、材料供应、河流流量变化、通行负载要求等要素的石桥设计方案，由乡民集资，重新建成现在的石桥，虽历经千年，依然坚固如初。

大桥建成后，桥的两头逐渐演变为繁华的小镇——大桥镇（后历经变迁，于1985年更名为“月山镇”）。大桥镇，山水清美、鱼米丰沛、交通发达。明清时期，很多从水陆两路而来的商贾文人“观石门秋泛、百子晴岚，爱山水之钟灵，乐而忘返，于是居于斯、贸易于斯”（长发堂《方氏宗谱·卷首》），纷纷规划宏图，买田制屋，于是沿街高铺作坊、酒肆茶楼林立，货物聚散、人流不息。节庆时节，五猖会、牛灯戏、踩高跷、闹花灯、唱鼓书、打连厢、石牌腔、黄梅调，各种游艺技艺、形色声腔，或轮番登场，或同台竞技。

嘈杂中有一种声音清脆悦耳、宛转悠扬，那是本地戏班在唱一种土戏——黄梅调。这种起源于附近石镜乡黄梅山的黄梅调，我奶奶一辈的人们唱起来，同后来丁永泉、严凤英等人唱的黄梅戏在唱腔的行云流水、道白的字正腔圆、演出风格的质朴清新等方面几乎一样，难怪戏剧爱好者吴福润和剧作家柏龙驹等人明确指出“（怀宁石镜）黄梅山才是孕育黄梅戏的摇篮”（柏龙驹：《也说黄梅山》载于2007年6月25日《合肥晚报》）。黄梅戏《夫妻观灯》中提到的“大桥头”就在黄梅山附近，就是我家门口这个“大桥头”。

“我家住在大桥头”，这句悦耳的唱词，唱出了乡民的淳朴乐观，见证着黄梅戏的传播发展，蕴含着“大桥头”的戏剧情缘。爱看戏、爱唱戏，是大桥头人的风俗习惯。这里民间班社很多，在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有白云芳的白家班、据光华的据家班、丁永泉的丁家班。他们以大桥头为根据地，在洪镇、山口、总铺、五横、茶岭、秀山等周边区域演出，上演的剧目有《荞麦记》《乌金记》《罗帕记》等，因为班底好，题材源于百姓生活，唱腔圆润清脆，用乡音对白，很受村民喜爱。

白家班班主白云芳为徽班进京首批演员，演技精湛，是个优秀的京剧演员，因腰椎损伤回到怀宁县石牌镇。当时石牌有四个班社，大多演徽调，不适合他。在大桥头刘登云先生的帮助下，白云芳到大桥头组建土戏班子，人称“白家班”。白家班吸收了金老三、查文艳和大桥头太平会总王王晓陆的妻子堂哥丁老六（丁永泉）等本地演员共13人，以安庆土话上戏，口碑极佳。大桥头太平会总王王晓陆（王氏家谱记载）确有其人，是不是《王小六打豆腐》的那个“王小六”，文献不足，不敢妄说。不过纠缠是不是真实人物，意义不大，“王小六”只是一个艺术人物。

丁永泉的丁家班是在白家班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，在剧本、演员、演出风格等方面有所传承。丁家班立足大桥头，依靠当地浓郁的戏剧文化和群众的戏剧热情，把怀宁的黄梅调唱成了全国闻名的黄梅戏。

1926年2月，白家班班主白云芳积劳成疾而逝



1950年代月山镇大桥乡青年业余剧团徽章（张全海供图）

世，又逢灾年，戏班入不敷出，面临散伙。弟子丁永泉忧心忡忡，一次演出回家后难以入睡，登上大桥头北边刘家船形山顶，夜风寒凉，小镇和村庄一片漆黑，不远处的安庆城却灯火通明，风里传来若有若无的声音，似有戏班演出。为求生存，丁永泉与金老三等人决定组班进城。为稳重行事，先分为三组到大户人家唱堂会，通过十几天的演唱，很受赞赏，于是便租下吴越街中兴旅馆二楼为临时演出场所，开启了土戏进城的序幕。由于演出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，加上丁永泉嗓音圆亮、行腔流畅、吐字清晰、表演细腻，紧扣观众心弦，丁家班一炮打红，不幸被反动

军阀知晓，派警局以“戏班所演剧目无名，无审批”为由，将丁永泉和主演抓捕入狱。好在有进步人士仗义直言，要求政府公审此案。曾有报馆的方姓记者托人传言狱中，让丁老六称所演为“皖剧”，以正其名。“为唱戏丁永泉在解放前被关押过8次”（1996版《怀宁县志》），在广大观众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，丁家班战胜了反动势力的刁难，让土戏“皖剧”（实为黄梅调）占领了城市的舞台。

1934年，安庆地区连年受灾，班社收入甚微，无法在城里立足，丁家班只好回到大桥头，唱点小戏赖以糊口。一日，丁永泉在大桥头一家茶楼演出，一安庆商人边听戏，边喝酒、品黄梅（本地水果），认为丁永泉的唱腔如黄梅般“清脆透彻、余味甘甜”，提议不如将这土戏起名“黄梅戏”。丁永泉听了，觉得这并不新鲜，这个土戏本来就叫“黄梅调”，不过叫“戏”显得大气些，内涵也丰富些，想到这里，丁永泉赶紧躬身答谢。此时，丁永泉没有想到，这个“黄梅戏”名称多年以后（1952年）会出现在上海的《文汇报》上，被时任文化部长贺绿汀赞有“泥土的气味”“山花的芬芳”。

1934—1935年，丁家班以大桥头为根据地，在安庆城和周边乡村巡回演出，经过近十年的积累发展，丁家班规模达30余人，正规剧本达到36本，围戏达到72本，具备了自成剧种的基本条件。由于演出剧目贴近生活，老百姓十分喜爱，丁家班和丁永泉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几乎家喻户晓，有“南程北丁”（江南程积善，江北丁老六）之美称。

1936年2月，为了完成师傅胡晋伢“要把这调子传到省外去”的殷殷嘱托，丁永泉决定带班闯上海。为确保到上海能顺利登台出戏，就与大桥头据家班联合组团，组成强大阵容。唯恐上海人对“皖剧”的不认可，剧名改叫“黄梅戏”。丁家班在上海九亩地、陆家浜、太平桥、新北门等地演出近20个月，所到之处，一票难求。丁永泉大胆探索革新，虚心汲取其他剧种精华，“为提高黄梅戏表演艺术和丰富上演剧目，做出卓越的贡献”（1996版《怀宁县志》）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丁永泉和丁家班又回到大桥头，在安庆和周边地区演出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丁永泉在大桥头传艺郑绍周、潘泽海，点拨严凤英，在安庆与王少舫演绎“京黄同台”，培养出一大批黄梅新秀，为创造新中国成立后黄梅戏的辉煌做了铺垫。

◆生活札记

给蔬菜照相

查显者

蔬菜的芽一出土，似乎长得飞快，颜色也从嫩黄转变成青绿。白菜、萝卜之类，不久就一棵紧挨着一棵铺满地。这时，最适宜给它们来张全家福，俯拍显不出它们的茁壮和气势，靠近地头蹲下身子照，一大片，绿韵里蒸腾着丝丝润泽。蔓生的南瓜、丝瓜、黄瓜、豇豆、刀豆，站稳了脚跟，就开始放出触须，沿着竹插或瓜架攀援，或贴着地面伸展，一根丝瓜藤，可以左右伸展五六米甚至更长；一两畦豇豆勾连在一起，占的空间很大，排面宏阔。

辣椒的红，茄子的紫，豌豆花的白，蚕豆花的蓝和南瓜丝瓜花的黄，让以绿色为主色调的菜园，一年四季从不单调。清晨或傍晚去菜地，阳光打在南瓜、丝瓜、葫芦架毛茸茸绿油油的叶子上，明亮而温情，或透过叶子间的缝隙，变成丝丝金线，极易让人想起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里的句子：“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，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。”

头几天拍照时，南瓜还像个小橘子，今天竟然长成了绿灯笼，这得益于充足的雨水。“雨露滋润禾苗壮”，茄子、黄瓜、西红柿们真的都是一天十八变。仅仅种了一根丝瓜藤，连续几个月，累计差不多结了六七十条瓜。豇豆结出长长的荚果，必两两一起垂挂，在一溜儿架子上，高低起伏排列，如打谷场上晾晒的手工挂面一般，十分喜人。

菜园是生命的舞台。小小手机不仅见证着菜园里生命的旺盛和惊喜，还记录下了生命的神奇。蔓生菜的触须似乎长着眼睛，或有特异功能，哪里有依靠，就伸向哪里，不会毫无方向地在空中招摇。豇豆、刀豆、南瓜、丝瓜各抢地盘，免不了相互纠缠，豇豆钻进南瓜架，一旦结出荚果，南瓜就会放出触须，将其两根并联的荚果死死捆绑，有的还在一头一尾绑上两道，如同绑粽子，勒痕深深。

时序流转，蔬菜照样摆脱不了四季轮回。秋风起，辣椒的叶子稀稀拉拉，茎枝发蔫，枝头辣椒的个头不及鼎盛时期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，无论饱满度还是光泽，都大不如前。豇豆丝瓜等一扫往昔的霸气，叶落藤枯，偶尔见稀疏的叶子和果实挂在枯藤上，还显出一丝活气。盛极一时的藤本蔬菜终究还是熬不过秋天。

然而，清除枯萎的蔬菜，重新翻地，种上萝卜、青菜、菠菜、茼蒿、卷心菜，冬季的菜园便有了另一番景象，哪怕白雪皑皑，拍一拍照，也会有另一番小欢喜。来年春上，万物萌发，等到青菜开始抽薹，双手不用搓动或呵气，又可自如地拿出手机，拍啊拍。

假如有一天把蔬菜的相片集成册子，还要写上几句话，只需把顾城的诗略作一丝改动即可：菜在结它的果实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，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。

